

增補資治通鑑

第二
卷十五

卷之二
飛
流
蘇
公
集

新刊趙甲凡墓生編纂古本 鋼矢方綱鑑補卷之二十四

德宗皇帝

諱适代宗長子也繼世嗣位歷二十六年壽六十
四而崩○帝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恥見屈於正

論而忿受欺於奸諛用盧杞趙讚國也如此

以至於敗小人之能亂

國也如此

綱庚申建中元年春正月始作兩稅法○

唐初賦斂之法曰租

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元宗之末版籍浸壞

版籍所以書戶口與地也

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追趣取辦無復常

準下戶不勝困弊率皆逃徙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法

兩稅法夏月秋輸無過十二月視大歷十四年銀田數爲定廢租庸調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

稅無過六

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八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

如中字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二爲丁六十爲老授田之制不及男年十六以上人一頃以貧富爲差

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

楊炎作兩稅法問德宗作兩稅法荷如

周雜徭悉省

綃賦也租庸謂雜徭謂穀

上用其言因勅令行之

四

官東萊

田制雖商鞅亂之於戰國而租稅猶存歷代之典制惟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

食貨志

曰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土上足用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其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八

經常簡易之法三者相須以濟

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產業之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益其蓄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太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騎君昏主好更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蓋口分產業之田壞而爲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爲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權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益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

沂華陽

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戒而終廢益禁暴

德宗名廉而實貪天下吏奉意而不奉法逆意有罪未法無功是

法

問先儒謂

三代井田

於商鞅唐

之良法害

於良法害

馬端臨曰

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聞其多寡始於商鞅雖

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祖唐

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或寔之則反至於煩擾

無稽而官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顧氏曰

太宗租庸調法甚得古意雖其後版籍寢沒有司隨意徵科但謀者卽已壞之法而爲通融補葺之功豈不美乎夫何楊炎遽變舊法但取

大歷中一年科斂最多者以爲定數立爲兩稅行之寔久奸弊百端始也兩稅之外無復徵科終

則兩稅固行而租庸調如故不亦多乎

以段秀實爲司農卿

○以朱泚爲涇原節度使○時崔祐甫

以疾多不視事楊炎獨任大政專以復恩讐爲事奏用元載遺策

城原州炎欲發兩京關內丁夫浚渠興屯田秀實以爲邊備尚虛

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乃徵秀實爲司農卿使李懷光兼涇原尹

欲城原州涇當爲城其將士然

曰吾屬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

晉屬何罪
而至此

上生日不
受獻

威信以懷
遠

築奉天城

奉天有天
子氣

著之安徒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又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眾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爲帥詔以泚代懷光

夏四月上生日不受獻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皆不受李正巳田悅各獻繢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

細吐蕃遣使入貢○蜀將士言不可歸吐蕃悖上曰戎狄犯塞則擊之服則歸之擊以示威歸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懷遠悉命歸之○六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卒

書法

書其官寶之也

細築奉天城

奉天羅城在陝西西安府乾州

鑄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

年曹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以防

德宗因術士之說

築城以備非常其

大梁武跋足下歟

何異是時唐室雖

至陵更誠惶馳得

宜何至有播遷之

患道玄言禍福

明王所必誅尹起

莘乃以盡若勤其

謀者當以見那

豈我之信以見那

丘瓊山曰

道茂知德宗將有離宮之厄盍勸之親賢遠姦輕微

數可也曾無一言及此顧惟發丁夫以脩城既而有變奔居其

中幸而諸將奮勇得復舊京德宗因是之言一切歸之氣數不

復反已自咎嗚呼朱泚之反也以道茂言脩奉天城而得全不

知懷光之反也亦曾以人言修梁州城不平何亦得全也由是

觀之則術士之言

亦億中而已矣

劉晏有足

食之功

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不三四年果有外泚之變

丘瓊山曰

道茂知德宗將有離宮之厄盍勸之親賢遠姦輕微

數可也曾無一言及此顧惟發丁夫以脩城既而有變奔居其

中幸而諸將奮勇得復舊京德宗因是之言一切歸之氣數不

復反已自咎嗚呼朱泚之反也以道茂言脩奉天城而得全不

知懷光之反也亦曾以人言修梁州城不平何亦得全也由是

觀之則術士之言

亦億中而已矣

劉晏

殺忠州刺史劉晏

殺之非罪

故不去官口

鑑時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

旨奏劉晏與朱泚書辭多怨望

炎證成之上下詔賜死天下冤之

發明

凡興利之臣罕有得其死者以劉晏善理財濟唐中興且

不保其身則餘可知矣然是時楊炎証其罪德宗又密

遣中使斂之君臣俱任其責此

固綱自書殺

不去其官之意也

胡致堂曰

殺大臣者當有實罪庾準言劉晏與朱泚書書必可

驗也召兵拒命兵必可數也盍遣公正御史往忠州

之非政刑矣晏雖非賢者然於國家有足食之功罪不至死而

殺治如其不妄晏死何辭一聞謠言不復考按乃命中使密殺

置之死欲以服姦雄之心難矣故朱瑱死於前而梁崇義僕固懷恩以爲辭劉晏死於後而田悅李正巳以爲懼由殺之不以其罪也豈可謂我能殺之而不恤人之服不服哉○密殺上密遣中使縊殺劉晏也

劉晏
法
集眾務在
於得人
類

鑑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府庫耗竭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於晏晏有精神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晏善走者置遞相望覩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賤甚貴之憂晏常以爲辦集眾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精悍謂精強悍勇也至於勾檢薄書考功郎中掌百官功過敘以四善善勘覆稍失無隱爲勾檢之最勾古侯反狀之外有三十七最其十七日明於

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昭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然惟晏能行之

奉教令如
在得前
如財以養
民爲先

他人效者終莫逮其場院要劇之官必盡一時之選故晏之後掌

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吏也

按綱目晏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給

○晏

又以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

御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

豐稔也歉食不滿也

以白使司豐則

貴是歉則賤驛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

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應蠲免救助之數及期晏卽奏行應民之急

不待其困弊流亡餓莩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

晏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萬餘萬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晏

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

鹽官取鹽戶所煮之鹽但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

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

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之鹽國用充足而民不因弊

○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湍水之急流

其勢勇悍也

率一斛得

八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要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使

宜造運船江船達楊州

自船河船渭船同義

汴船達河陰

縣名

屬開封府河船達渭口

渭口渭水之口也在陝西西安府城北五十里

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

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

晏於楊子

楊子縣名今省入儀真縣

置場造船艘給千緝或言所用實不及半

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

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害則官物堅完矣若遽

與之屑屑較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

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

後言財利
者莫能及

劉晏知取
予

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晏爲人勤力事無間
劇必於一曰中決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

贊曰 人生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
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
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操天下贏貨以佐軍興雖用兵數十
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躡而復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
矣

胡致堂曰

劉晏言出納必

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
委之士類理財以養民爲先官多則民擾論
必於一日中決之此晏可法之五事也然晏

劉晏言不可廢
問劉晏
法五事何
如
是必有說
善爲國者
不謀利
善持身不
以利

李溫陵曰

古奉國計之臣常以愛人爲首務養民爲先圖恤國

有若人其收無窮之利哉况當時民財竭矣醉民且
死何耶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
於私不利則怨起怨積則禍生矣且史亦言眾頗疾之是必有
說矣以故善爲國者不謀利善持身者不以利利者對害而言
背於義者也

以爲瑞和蘿者已
哉噫俛寬之課最
陽城之撫字張堪之德政卓茂之仁政汲黯

之所賑河東朱熹之所以全兩浙李綱之
所以宣撫兩河皆用是道也晏有之矣

史臣曰

于定國歐陽修之父皆治獄無冤而後嗣貴顯以此例
推則活人者有善報尙矣劉晏之理財本非聖賢所予
揚炎薄錄其家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則其廉亦取福之道夫
何晏既被戮而後亦寢

微子竊謂天道不平云

十月貶薛邕爲連山尉

鑑

上初卽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

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贓敗宦官武將得以藉
口曰南牙文臣贓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
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范華陽曰

德宗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之淺也舜不
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凱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
懿親夫以失於一人而不取於眾是以噎而廢食也

德宗以噎
廢食

十一月始定公主見舅姑禮

德宗可爲

後世法

發明

德宗此舉亦以爲後世法

可矣

問魏博田

承嗣死李

寶臣請以

節授田悅

成德李寶

臣死田悅

爲惟岳請

繼襲而德

宗不許

失何如

爵命適足

以長亂

初寶臣與淄

清李

正已魏

博田

承嗣相結

期以土地傳之子孫

代宗從之至是

故承嗣之死寶

臣力爲之請於朝

使以節授田悅

成德從之至是

悅屢爲寶臣子惟岳

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

○或曰不與必

爲亂上曰賊本無資

以爲亂皆藉以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眾耳

○

鄆曰因其所欲而命

之多矣而亂益滋

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

足以長亂也竟不許

○

鑑悅乃與李正已各遣使詣惟岳謀勒兵

拒命河南士民騷然驚駭

○

胡致堂曰

德宗所

言皆人君之事也而不

能有濟者失本末先後之序也

○

以楊炎盧杞同平

章事

盧杞奕

之子也

○

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

○

事情尙見斷制厥

後雖三鎮連兵犯

請數語深中藩領

德宗不許惟岳之

奏積玩之風藉以

稍振但河北猶定

指置非宜遂致
亂不止其失固在
彼不在此也論史
者安得轉以爲病

楊炎不與
會食

李正已累表請晏罪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密諭以晏昔嘗請立
獨孤后上自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意擢杞爲相不專
任炎矣炎素輕杞無學多托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
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真之死地引裴延齡爲集賢直學士親任
之

范華陽曰

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故任一小人而天下被其災害者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相杞而杞引延齡則

其國政可知矣

置相不可不慎哉

置相不可
不慎

鑑盧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
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凡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
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

王儀悲屏
侍妾

丁南湖田

按盧山
奕遭祿山之亂首先死節是宜不顯奕世以食無窮

之報夫何奕而生杞以致家風月祥之盡軒聊愚謂世臣之得失仁於大朝之盛衰故猜忌一後宗既出姦險之盧杞遂進是猶管將衰而知鑒之子仁郭超宋將衰而韓琦之後有修之也豈非氣化之盛不相尋人事之得失相應也哉

袁了凡曰

徐敬業世勣之一李湛義府之子許遠敬宗之孫盧元輔杞之子仁氣類喬梓也其志念忠邪則蓋蕙之

神策將軍
獨不飲

此行大建
功名
所部餅罌
不發

兩眼奮
腹中

○**發京西兵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之神策將士獨不飲**
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師張旦濟戒之曰此
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曰相與爲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
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罌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
田悅舉兵寇邢洛○**時田悅李正已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
悅欲阻山爲境曰邢磁二州
各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舉兵

子儀卽日就道

綱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鑑子儀爲上將擁
強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卽日就道。由
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漆不屈於
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牘者皆畱之。惟子儀
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唐制一歲終一
考功子儀目肅宗乾元元年而中書令至是凡二十四考矣。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
爲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領之而已。額五感反
點頭也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召辰下。雖貴爲王公。常願指役使趨
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始三十年。功
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妬。督極欲而人不之非。年
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爲名臣者甚眾。

天下以其身爲安危
子儀功蓋天下

八

書法號官爵 謚其前乎此未有也後乎此未有
也終綱目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一人而已矣

賛曰

天寶之末盜發幽陵外詛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

子再造王室大難略平遭讒譖謫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

纖芥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忌沮謀雖唐命

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逼不終而子

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何褊唐史

臣裴垍稱權領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奢欲

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垍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益盛德云

胡致堂曰

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

命而已夫頃暫之誠不足以動孺子積之而著可以及豚魚觀

其平居未可驗不憂不懼之實行乎危難然後見夷險如一之

致此子儀之所自爲也史又稱其窮奢極欲愚竊恐其言之過

矣窮奢極欲小人處富貴之所爲也會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

尹起莘曰

子儀動業卓冠一時至於忠精誠慤尤爲難及嗣

謙

子儀忠精

一時
勤業卓冠

子儀之所
自爲

裴垍知言

嘆將相
所難

裴垍

手而歸之唐威聲震乎夷狄功德加乎羣臣天里主之所不能

至此而不知子儀所以爲智也提大將之節奢外於羣盜之

卷二十一

無疑者况肅代之陋狹德宗之猜忌乎子儀以爲使己見疑於君昭吾君有殺功臣之名不若少徇眾人尤跡以自汚使君臣俱全而已之受奢欲之名之爲愈也故其事雖類乎眾人之爲而其心實在乎安國家利社稷使巧佞之徒知己之不足疑而其君釋然不復知其爲可忌其深慮遠計邈乎不可及非真有意於奢欲也明矣而論者至今疑之望子儀太高者以爲必不肯爲待子儀大淺者遂以子儀果不忘情於利欲奢而至於窮欲而至於極稍知禮義者之所羞爲子儀曷爲而爲之乎求其跡而不察其心宜乎知子儀者鮮也

袁了凡曰

狄懷英

郭子儀皆忠之盛者與難以存其貞晦以用其明其志定故不易其事其意誠故莫媚於物其材

俱全故迄成其功不露其貌賢哉夫周之鞅鞅賣之沾沾者媚矣抑狄又難也其又有苦心者與或問姚宋可以肩狄乎曰一代之良也然宋也直而姚也謐直或先事之幾露謐或自全之計長以冀其齊乎則未之必也日郭子儀更之更何如日斯二公者蓋易

地則皆然

徐自湊曰

郭合公事肅代兩朝往往身當大難之衝卒能剝危

極欲夫奢欲此恣睢放越之徒廣信肆志之所爲而謂汾陽爲之乎卽云位極人臣則自古登機艤要覆金甌而步火城者不